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九 五十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

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是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顔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

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

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

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　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

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而今只理會得

於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禀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
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禀物欲我只是不恁地
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
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
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問
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
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

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是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夫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然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　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克己）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

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已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令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絶於己乃不能絶即是私已是以大人正已而物正須待自已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

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已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昔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

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羮却戸裏喫為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已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令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没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峰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已

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已亦别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命者便克將去　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

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問克己功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

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功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問甚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

彼小路有箇事物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欲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命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曾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子張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麽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

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

於壯而工夫貴於容若工夫不容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顏子沈潜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傚學他善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

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

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忿氣劇炎火焚 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改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汙

下之人其改之為最甚難故其過最以下論改過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茍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有過必改罪已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歎悔之意則反為心害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

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塲閒說話矣　荅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義之功自令以往設使真能一劒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

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因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病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末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令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便改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令

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説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更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

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真知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子貢曰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

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即是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雜論處心立事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

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盖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處患難知

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　當為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自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或謂人莫知和柔寛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反者十常七八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

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與之長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即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

尊貴之事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亢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事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物者則謀之〇處巳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為

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　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

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不成可知是做不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　人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

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令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令便只就第四五者理會下梢如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

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令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得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令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

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邉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　令人大

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寛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寛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庶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寛大處合嚴毅處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黄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别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

便弑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

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

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甚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

待物自有準則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獘至於苟賤不廉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　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令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

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

向背惟其是而已　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要安頓處令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惟君子然後

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負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

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

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

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

賾處不是奥是紛亂時隱是隱奥也全在探索上紛

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

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

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

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縈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問欲窮理

而事物紛紜未能有洒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憾仰不愧俯不怍别

人道好道惡管他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

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久飾遮蔽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為不

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為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難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

已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穫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已的有不由自已的由自已的有義在不由自已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

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
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
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
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則其所合者可知
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
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禍福榮
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
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

聽君命者則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戚晏何如耳一時一暫便動揺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

得譽則無所可毁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以下理欲

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人放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

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所謂利者不

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　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已爲貴若

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

恤其身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一無此三字作雖字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　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

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

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

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力短不

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

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

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

無窮矣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

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内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

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

安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来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来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来没巴鼻生

底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說豫字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

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来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来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

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欲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　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

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禀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少柔須先就氣禀偏處克治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

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来　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强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麽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泠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

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
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
此爲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
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醒覺莫
令頃刻悠悠憒憒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
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
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致正心修身以後
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

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殻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

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

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銷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

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説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偽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别發於人心自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茍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胷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寛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

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胷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為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胷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夐然判别恐説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為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為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説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别未審是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　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

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理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取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取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

終不成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

不知其道皆是也　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来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来　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

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是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其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

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已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

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可做是如何葢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扆是一件大工夫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

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　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便不好便說出来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

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似閒也有箇道理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别事都只是這道理　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

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　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别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别一邑之是非推而一州一路以至

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　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　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

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　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来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問程子

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問天下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

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惡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慾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

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没分曉令公説貪是愛上發来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故苟且姑息貪戀　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来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

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

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强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能發見之時引而

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　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　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

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彞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阻顛實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禄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鋭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冒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

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内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理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

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爾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

由是而不舍則趨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

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纎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静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盖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黄氏曰人稟隂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聦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内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内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内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

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氷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茍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已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

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鬬奪攘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豪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去相

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茍自求之必無

能信用之理（以下論出處）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已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　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

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為禄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已為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

問聖人有為貧之仕乎曰為委吏乗田是也或曰

柳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

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仕道與祿仕不同嘗夷甫家貧既名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

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

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

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顔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

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　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源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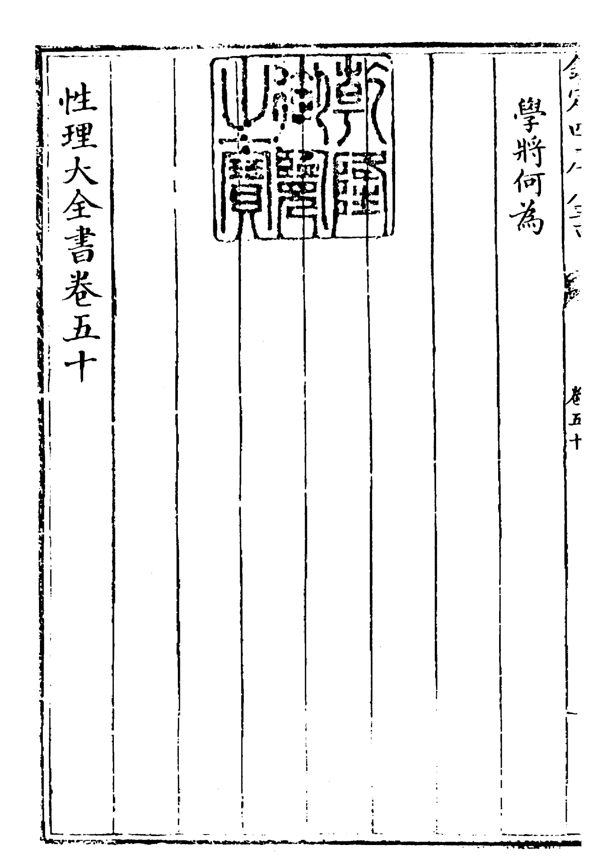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葢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黄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

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曰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為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

學將何為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二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人之知識未

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敎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絶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言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

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藴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教之而不受則雖强告之無益莊子謂内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吕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

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耳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　横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横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

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或問横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别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又曰横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其秘學不多為人講

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肎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敎之不以其所不可

而強之如陳閩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世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説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須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為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

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
不可及大率人未嘗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從
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
可而不以告之得為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
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逮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
可乎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
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

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顔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吕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説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别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

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

孝弟忠信莊敬存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
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
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
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
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
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　聖賢
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

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髙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　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　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徳教國子一曰至徳以為道本二曰敏徳以為行本三曰孝徳以知逆惡至徳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徳云者彊志

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

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獘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

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

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

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

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

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盖德也者得於

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盖不本之

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

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

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　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

相為用而無所偏廢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　博文約禮博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

然夫子亦不叫來駡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某嘗喜那鈍

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賛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

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盖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悦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相

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

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
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因學者少
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
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
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
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
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
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

寛只是不觧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觧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寛舒氣象儘好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令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

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

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天下

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為剖析人欲以復

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

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　某煞有話要與

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

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個事須是

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裡一齊理會過

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纎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䍐漏東邉見不得西邉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着是如何着是如何做工夫自後便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令學者不見有奮發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

文義都是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濶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　聖門之

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　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

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令一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雖告之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

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

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學問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令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個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

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問其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令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

則無如之何也　令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貫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

緊底事可謂倒置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

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隋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

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

究學問之本源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焉者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耳何則令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

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

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

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

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

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為愧而安受其

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

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

為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

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禄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　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録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

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荅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

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

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
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
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
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
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
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
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
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

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此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

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

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增損吕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觀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
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
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
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
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决是非能興利除害能
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
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
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

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毀誣人

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怠惰　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

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籍於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以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三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已三十歲以上在父母

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凡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謂稍長幼者謂稍幼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襆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襆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來喻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長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

餘令子弟以已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

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

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倣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

馬過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

名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閒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序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序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辭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

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

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

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從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果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

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 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 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

三曰疾病 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死喪 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五曰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入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 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解救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産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

之事凡當救恤者者其家告於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者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

令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别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酒果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序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荅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荅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

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

（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

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

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主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東向東上直月

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英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

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輙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

至晡方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勉齋黄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

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願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願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意也　讀書且摸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如入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　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伍

認得虚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内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為

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廣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

良知良能去斵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

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及

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

理民彛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

化人倫本不曽學他家本性已自壊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葢

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

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

未嘗不慼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耻

無耻則無所不為旣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將不去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一